

〔元〕脫脫等 撰

宋史

中華書局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列傳第三十四

劉福 安守忠 孔守正 譚延美 元達 常思德 尹繼倫
薛超 丁罕 趙瑄附 郭密 傅思讓 李斌附 田仁朗 劉謙

劉福，徐州下邳人。少儻，魁岸有膂力。周顯德中，世宗征淮南，福徒步謁見于壽春，世宗奇之，因留麾下。每出戰，則令福率衛士為先鋒，與破紫金山砦。淮南平，錄功授懷德指揮使。

宋初，遷橫海指揮使，率所部隸步帥劉光毅，由峽路征蜀。比至成都，孟昶已降。大將王全斌部送降卒歸京師，至綿州，降卒盜庫兵，劫蜀舊將全師雄以叛，焚廬舍，剽財貨以去。刺史成彥饒以同，華兵百餘人守其城，全斌遣米光緒將七百騎及福所部以屯護之。光緒盡殺師雄妻孥，師雄領叛卒，益聚村民十餘萬衆，攻城益急。會龍捷指揮使田紹斌率精銳百

列傳第三十四 劉福 安守忠

九三六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六

騎，由東山西北行，福領所部由山南行，出賊不意夾擊之。賊衆大潰，斬首及溺江死者以萬計，以功授虎捷都虞候。繼隸曹彬麾下，平江南，還，授指揮使，領蔚州刺史。從太宗克并汾，遷馬步都軍頭、武州團練使。端拱初，出為洛州防禦使。二年，改雄州防禦使兼本州兵馬部署。雄州地控邊塞，常屯重兵。福至部，按行城壘，調鎮兵以給繕完，出私錢以資宴犒，寇雖大至，而恃以無恐矣。淳化初，遷涼州觀察使、判雄州事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贈太傅。

福雖不學，而御下有方略，為政簡易，人甚德之。領雄州五年，郡境寧謐。福既貴，諸子嘗勸起大第，福怒曰：「我受祿厚，足以餓舍以此。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，豈可營度居室，為自安計乎？」卒不許。既死，上聞其言，賜其子白金五千兩，使市第宅。

安守忠字信臣，并州晉陽人。父審琦，為周平盧軍節度，封陳王。晉天福八年，審琦出領山南東道，以守忠為牙內指揮使，領隴州刺史。周顯德四年春，改鞍轡庫使。會淮南初下，命守忠馳往宣諭。時藩臣驕蹇，遇朝使多簡傲，守忠抗以正禮，無所辱命。未幾，改衛州刺史。

宋初，入為左衛將軍。建隆四年，湖南初平，命為永州刺史。乾德中，護河陰屯兵。蜀平，太祖知遠俗苦苛虐，南鄭為走集之地，故特命守忠知興元府以撫綏之。四年，改漢州刺史。時寇難甫平，使車旁午，公帑不足，守忠出私錢以給用。每遣使，太祖必戒之曰：「安守忠在蜀，能律己以正，汝行見之，當效其為人。」開寶初，改漢州刺史。會河決澶州，命守忠副鄆州團練使曹翰護役，河決遂塞。五年，知遼州。民有陰召并寇謀內應者，事泄，守忠悉斬以徇。九年，命將征太原，守忠受詔與孫晏宜由遼州入，既而與路羅皆監押馬繼恩遇，乃相與會兵入賊境，燔砦四十餘，獲牛羊數千。議將深入，會上崩，乃班師。

太平興國初，移知靈州，在官凡七年。雍熙二年，改知易州，徙夏州。每西戎犯邊，戰無不捷。錄功就拜漢州團練使。端拱中，知滄州，改瀛州，兼高陽關駐泊部署，遷瀛州防禦使。初，守忠嘗夢一「漢」字方丈餘，及領是郡幾二十年，於是始寤。淳化二年，徙知雄州。方與僚佐宴飲，有軍校謀變，擐甲及關，闔者倉卒入白。守忠言笑自若，徐顧坐客曰：「此輩酒狂爾，擒之可也。」人服其量焉。明年，加耀州觀察使，兼判雄州。未幾，召還，條陳邊事，數奏稱旨，賜錢五百萬。五年，又知滄州。至道初，移雄州。三年，復知滄州，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。徙宋州，兼制置營田使。威德兼著，吏民不忍其去。咸平三年，入覲，遣還未行，暴卒，年六十九，贈太尉。錄其子繼昌為供備庫副使，增王世及為光祿寺丞。

列傳第三十四 安守忠 孔守正

九三六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七

守忠謹愼淡薄，為治簡靜。太祖居藩日，素相厚善，及受禪後，每優任之，守忠處之益謙。從征太原，多與謀略，人罕知之者。所至藩郡，樂施予，豐宴犒，且喜與士大夫遊從，故時論多與之。初，審琦以愛妾故，為隸人所戕。守忠終身不畜妓妾，而喜優俳，蓋有所懲云。

孔守正，開封浚儀人。幼事後唐明宗子許王從益。漢初，為東西班承旨，事魏王承訓。周世宗征淮南，以材勇選為東班承旨。

宋初，補內殿直，兼領驍雄、吐渾指揮。從劉廷翰平蜀，還，遷驍雄副指揮使。開寶中，太祖征太原，守正隸何徽錫麾下。會契丹遣兵來援晉陽，守正接戰於石嶺關，大敗之，斬首萬級，獲其將王破得。時宋師之陷敵者數百人，守正以騎軍馳之，盡奪以還。

太平興國中，累遷日騎東西班指揮使。太宗親征晉陽，守正分主城西洞屋，領步卒大呼先登，繼與內侍蔡守恩等率騎兵力戰，晉軍遂潰。從征范陽，至金臺驛，詔與劉仁趙先趨岐溝關。時城未下，守正夜超垣，度鹿角，臨機橋，以大軍將至，說關使劉禹使降。禹解懸橋，守正遂入城，撫諭其軍民，以城守屬蔡廷朗，而已赴行在。時契丹兵在涿州東，守正與

傳潛率御前東西班分兩陣馳擊之，逐北二十餘里，降其羽林兵數百人。繼與高懷德、劉廷翰合兵追之，至桑乾河。契丹自是不敢近塞。以勞再遷日騎都指揮使，領瀋州刺史。

端拱初，遷龍圖都指揮使，領長州團練使，出鎮真定。是年秋，出爲鎮州防禦使。未幾，太宗以其練習戎旅，特置龍圖、神衛四府都指揮使以授之。改鎮振州防禦使。明年，拜殿前都虞候，領容州觀察使。一日，侍宴北苑，上入玄武門，守正大醉，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，忿爭失儀，侍臣請以屬吏，上弗許。翌日，俱詣殿廷請罪，上曰：「朕亦大醉，漫不復省。」遂釋不問。俄命爲定州行營副都署，受詔詣保州軍開道，遇敵于曹河，與戰數合，梟首三十餘，獲馬五十匹，上聞而壯之。

淳化初，擢高陽關副都署。軍中小將有冒其校長者，守正械送闕下，取裁於上，未嘗專決焉。明年，護浚惠民河，塞澶州決河，就命知州軍。改鎮州觀察使，遷，領代州都署，連移并代、夏綏、麟府三鎮。與李繼遷戰大橫岡，援范廷召出塞，破賊于白池，至行莊，焚掠甚衆，改代、夏二州都署。

眞宗即位，復徙代州。咸平初，授昌化軍節度觀察留後。守正上言：「四任鴈門，邊亭久安，願徙東北以自效。」會夏人入寇，改定州行營副都署。四年，移彰德軍留後，以風疾妨政，改安化軍留後。景德初，復以不任職，代。時議防秋北鄙，守正猶屢表請行。上閱

列傳第三十四 孔守正 譚延美

九三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七

之，不許。無何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贈奉寧軍節度使。

譚延美，大名朝城人。軀幹壯偉，少不逞，遇羣盜聚謀將行剽劫，延美即趨就之。及就捕，法皆抵死，延美以與盜素不相識，獲免。自後往來瀆、魏間，爲盜于鄉里，鄉里患之。周世宗鎮瀋州，募置帳下。即位，補殿前散都頭。從征淮南，以勞遷控鶴軍副指揮使。又從克三關。時太祖領禁兵，留督牙隊。

建隆元年，補控鶴指揮使，稍遷都虞候、馬步副都軍頭。征湖南，與解暉分領行營戰權都指揮使。時汪端寇攻朗州甚急，招討慕容延釗遣延美率兵赴之，大敗賊衆，擒端以還。擢鐵騎副指揮使，領睦州刺史，四遷至內殿直都知。

太平興國初，爲斬州刺史，連徙廬、壽、光州軍巡檢使，剽賊之爲害者悉就捕。六年，徙知威虜軍。雍熙三年，舉兵北伐，命延美爲幽州西面行營都監，與田重進出飛狐北。俄遇敵，延美曰：「彼恃衆易我，宜出其不意先攻之。」即麾騎軍直進，敵兵將潰，大軍繼至，遂敗之，斬首五百，獲其將大鵬翼以獻，以功擢本州防禦使。逾年，改毫州，出爲鎮州鈐轄。端拱元年，徙知寧遠軍。一旦，契丹兵抵城下，延美開門以示之，不敢入。圍城數日，開

門如故，民出取芻糧者無異平日，契丹卒疑之，遂引去。二年，進盧州觀察使，判毫州，兼知代州。是時任邊郡者，皆令兼領內地一州，處其家屬。徙知潞、陝、涇州。咸平四年，以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。六年，卒，年八十三，贈建武軍節度。子繼倫至崇儀副使，雍虞部員外郎。

元達，初名守晏，涖州雞澤人。身長八尺餘，負膂力，善射。家業農，不任作苦，委末帛，慨歎而去之。事任俠，縱酒。嘗醉，見道旁槐樹，拔劍斬之，樹立斷。達私喜曰：「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，今樹爲我斷，豈神助歟？」嘗從少年數十人欲起爲盜，里中父老交戒之，乃止。時郡以戶籍調役，達當送徒闕下，行數舍，乃悉縱之，曰：「吾觀汝曹，亦丈夫也，豈樂爲是哉？可善自爲計，吾亦從此逝矣！」已而郡遣追捕，至則達援弓引滿待之，追者不敢近。由是亡命山林間，爲鄉里患。

太宗居晉邸時，達求見，得緣帳下。嘗侍太宗習射園亭，命之射，達射四發不中的，已而連中。上喜，爲更其名曰達。及即位，補御龍直隊長。雍熙初，累遷僛州刺史，繼領本州團練使。時州郡都送亡命者至闕，左右諷殺之，達奏曰：「此類竄匿者衆，豈能盡殺之哉？」

列傳第三十四 元達 常思德

九三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七

不如赦之，以開其自新之路，且以成好生之德。」上悅，因悉原之。端拱二年，擢侍衛步軍都虞候，領幽州刺史。歷北面行營都署，由常山鎮入爲京城巡檢。淳化四年，卒，年四十二，贈昭化軍節度。

達雖奮自草野，歷職戎署，至交士夫，能折節盡禮，人以是稱之。

常思德，開封人。周顯德初，以材勇應募，隸天武軍，累遷神衛都虞候。雍熙初，從曹彬征幽州，因署牙校。尋鎮威虜軍。端拱初，以弓箭直都虞候領溪州刺史。淳化中，李順叛蜀，命往鎮、陝招捕，師次達州新寧縣，調近州土兵掩殺賊徒三千餘人于梁山。時雷有終領大軍抵合州境上，賊衆二萬來拒。思德與尹元、裴莊等合擊之，合州遂平。賊帥田奉正、蘇榮據果州，思德因其遁而追捕之，斬首八百。果州既定，餘賊保渠州，及走廣安、梁山。乃分兵爲二：抵廣安、梁山者，思德領之；趣渠州者，元、莊領之。合力進討，盡殲其黨。自是川峽賴以安靜，無復寇患，以功眞授汝州刺史。

初，曹彬北征不利，至涿州，左右皆潰散，獨思德以所部護至易州。語人曰：「既備戎行，則與主帥同死生可也；若視利害以爲去就，將何面目以見君父乎？」太宗嘗聞其言，至

是，陸辭，深加慰勞，且諭之曰：「爲臣以忠實爲本，汝少壯時，既以驍勇自効，且能盡心于主將，事朕之日雖久，而忠實如一。今雖老，亦當盡心乃職，庶無負乎朕之委寄也。」

未幾，移慶州路副都部署，屯邈州。咸平初，與李繼隆同部芻糧赴靈州。以疾改陳留都監，換左神武大將軍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

尹繼倫，開封浚儀人。父勳，鄆州防禦使。嘗內舉繼倫以爲可用，太祖以補殿直，權領虎捷指揮，預平嶺表，下金陵。太宗即位，改供奉官。從征太原，還，遷洛苑使，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。

端拱中，威虜軍糧餽不繼，契丹潛議入寇。上聞，遣李繼隆發鎮、定兵萬餘，護送輜重數千乘。契丹將于越謀知之，率精銳數萬騎，將遂于路。繼倫適領兵巡徼，路與寇直，于越徑趨大軍，過繼倫軍，不顧而去。繼倫謂其麾下曰：「寇蔑視我爾。彼南出而捷，還則乘勝驅我而北，不捷亦且洩怒於我，將無遺類矣。爲今日計，但當卷甲銜枚以蹕之。彼銳氣前趨，不虞我之至，力戰而勝，足以自樹。縱死猶不失爲忠義，豈可泯然而死，爲胡地鬼乎！」衆皆憤激從命。繼倫令軍中秣馬，俟夜，人持短兵，潛躡其後，行數十里，至唐河、徐河

列傳第三十四 尹繼倫 薛超

九三七五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七六

間。天未明，敵去大軍四五里。會食訖將戰，繼隆方陣于前以待，繼倫從後急擊，殺其將皮室一人。皮室者，契丹相也。皮室既擒，衆遂驚潰。于越方食，失箸，爲短兵中其臂，創甚，乘善馬先遁。寇兵隨之大潰，相蹂踐死者無數，餘黨悉引去。契丹自是不敢窺邊，其平居相戒，則曰：「黑面大王」，以繼倫面黑故也。以功領長州刺史，仍兼巡檢。

淳化初，著作佐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，太宗詢以邊事，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爲之奪氣，故每聞繼倫名，則倉皇不知所措。於是遷繼倫尙食使，領長州團練使，以勸邊將。淳化五年，李繼隆奉詔討夏州，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。未幾，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。

至道二年，分遣將帥爲五道，以討李繼遷。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往，逗撓不進，上怒，急召繼倫至京師，授靈、慶兵馬副都部署，欲以夾輔繼隆也。時繼倫已被病，強起受詔。上素聞其嗜酒，以上尊酒賜而遣之。即日乘驛赴行營，至慶州卒，年五十。上聞之嗟悼，賻贈加等，遣中使護其喪而歸葬焉。

薛超，遼州平城人。少有勇力。乾德初，應募爲虎捷卒。從崔彥進伐蜀平，錄功補虞候，遷十將。太平興國初，四遷至天武指揮使。從征太原，領遊騎千人備禦鎮、定境上，以

張軍勢。及車駕還，契丹頻寇鎮、定，侵掠無已。超從大將劉廷翰率兵至徐河，賊將領騎十餘出挑戰，超躍馬直前，連射數人斃，敵勢遂却。大軍乘之奮擊，斬首萬餘級。以功加步軍都軍頭，遷神衛軍都校，領敘州刺史。

雍熙三年，從潘美北征，至鴈門、西陁，路與契丹遇，又戰敗之。追至寰州，斬首五百餘級，其將趙彥辛以城降。超連被創，流血濡甲纒，部分軍士自若，乘勝抵應州，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。還，加馬步軍都軍頭。淳化初，屯鎮州，遷天武指揮使，領澄州團練使。至道元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丁罕者，潁州人。應募補衛士，累遷指揮使。從劉廷翰戰徐河，以奪橋功遷本軍都虞候。累遷天武指揮使，領獎州團練使。淳化三年，出爲澤州團練使、知霸州。會河盜壞城壘，罕以私錢募衆，民咸德之。五年，以容州觀察使領靈環路行營都部署，與李繼遷戰，斬首俘獲以數萬計。至道中，率兵從大將李繼隆出青岡峽，賊聞先遁，追十日程，不見而返。三年，眞拜密州觀察使、知威虜軍，徙貝州。咸平二年，卒。子守德，能世其家。

趙昭者，貝州清河人。由衛士累遷龍衛指揮使。亦以徐河戰功，加鎮州團練使，至兵

列傳第三十四 薛超 郭密

九三七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七八

馬部署。至道二年，卒于官，年七十。贈歸義軍節度使。

郭密，貝州經城人。軀幹雄偉，膂力絕人。幼孤，隨母適同郡王乙，因冒姓王氏。以知瀛州馬仁瑀薦，隸管王帳下，給事左右。太宗即位，補指揮使，復姓郭氏。至淳化間，凡八遷，移貝州駐泊兵馬部署。會夏人寇邊，以密有武略，擢領安州觀察使，充靈州兵馬都部署。訓練士卒，號令嚴肅，夏人畏服，邊境賴以寧謐。至道二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贈保順軍節度。

傅思讓者，冀州信都人。少無賴，有勇力，善騎射。太宗居晉邸，補親事都校。即位，補衛士直長，累遷至平州刺史。奉詔破契丹兵于唐興口。端拱中，四遷爲容州觀察使、知莫州，移隴州。上命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，以夾輔之，以思讓所爲多不法故也。至道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贈保順軍節度。

李斌者，青州人。太宗在晉邸，聞其狀貌魁偉，召置左右。即位，補御龍直副指揮使。

太平興國中，以天武指揮使領鄭州刺史。七年，坐嘗受秦王廷美饋遺，貶曹州都校。雍熙三年，遷營州刺史。四年，領溪州團練使，連爲貝、冀二州駐泊都監。淳化中，繼領萊州、洺州團練使。勤於政理，人服其清慎，轉運使陳繹以狀聞於朝。至道初，拜桂州觀察使，仍判洺州，徙滄州。及代，吏民不忍其去，鄰境亦上其善狀，詔書褒美之。咸平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田仁朗，大名元城人。父武仕晉，昭義軍節度使。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。太祖卽位，從討李重進，攻城有功，遷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、凌五丈河，以通漕運。

乾德中，討蜀，命仁朗爲鳳州路壕砦都監。伐木除道，大軍以濟，錄功遷染院副使。太祖征太原，與陳承昭、凌汾水灌城。城將陷，會班師。俄遷內染院使，數日改左藏庫使。爲中官所讒，太祖怒，立召詰之，至殿門，命去冠帶。仁朗神色不撓，從容曰：「臣嘗從破蜀，秋毫無犯，陛下固知之。今主藏禁中，豈復爲姦利以自汙？」太祖怒釋，止停其職。

開寶六年，起爲樞密使。七年，以西北邊內侵，遷知慶州。仁朗至，率麾下往擊之，短兵相接，前鋒稍却，仁朗斬指揮使二人，軍中震恐，爭乞効命，遂大破之。其酋長相率請和，

列傳第三十四 田仁朗

九三七九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八〇

仁朗烹牛置酒與之約誓，邊境乃寧，璽書褒美。

太平興國初，秦州羌爲寇，命仁朗屯兵清水。會李飛雄事敗，召爲西上閣門使。四年，征太原，命仁朗與閣門祇候劉緒按行太原城四面壕砦，閱視攻城梯衝、器械。太原平，留仁朗爲兵馬鈐轄，開府使武再興、軍器庫副使賈湜並爲巡檢。俄命仁朗與再興役民築榆次新城。從幸大名，又命爲滄州鈐轄，俄遷東上閣門使、知秦州。九年，判四方館事。會議東封，命仁朗自京抵泰山，督役治道。

李繼遷爲亂，命仁朗率兵巡銀、夏。歲餘召還。未幾，繼遷攻麟州，誘殺曹光實，遂圍三族砦。命仁朗與閣門使王侁、副使董愿、官苑使李繼隆，馳傳發邊兵數千擊之。仁朗次綏州，奏請益兵，留月餘俟報。會三族砦將折遇弋殺監軍使者，與繼遷合。太宗聞之大怒，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乘疾置代仁朗。繼遷乘急攻撫寧砦，仁朗不知爲文裕所代，喜謂諸將曰：「敵人逐水草散保險，常烏合爲寇，勝則進，敗則走，無以窮其巢穴。今繼遷嘯聚羌、戎數萬，盡銳以攻孤壘，撫寧小而固，兵少而精，未可以旬浹破。當留信宿，俟其困，以大兵臨之，分強弩三百，邀其歸路，必成擒矣。」仁朗部署已定，欲示閑暇，日縱其樗博，不恤軍事。

上知之，遣使召仁朗赴闕，下御史按問仁朗請益兵及陷三族狀。仁朗對曰：「所召銀、

綏、夏兵，其州皆留防城，不遣。所部有千餘人，皆曹光實舊卒，器甲不完，故請益兵。況轉輸芻粟未備，三族砦與綏相去道遠，非元詔所救。昨臣已定擒繼遷策，會詔代臣，其謀不果。」因言：「繼遷得部落情，願降優詔懷來之，或以厚利啗諸酋長密圖之；不爾，恐他日難制，大爲邊患。」御史以其狀聞，上大怒，切責憲府官吏曰：「仁朗不恤軍政，得爲過乎？」大理遂當仁朗乏軍興及征人違期二十日以上，坐死，上特貸之，下詔責授商州團練副使，馳驛發遣。

是役也，仁朗計已決，爲王侁等所構，逗撓不進軍，故及於貶。後數月，上知其無罪，召拜右神武軍大將軍。部修河北東路諸州城池，數月而就。留知雄州，加領澄州刺史。時河北用兵，大藩多用節將，朝議以通判權位不倫，選諸司使有更幹者佐之，以仁朗知定州節度副使事。俄召赴闕，未聞命而卒，年六十，時端拱二年也。

仁朗性沉厚，有謀略。頗涉書傳，所至有善政。雅好音律，尤臻其妙。時內職中咸以仁朗爲稱首，故死之日人多惜之。

劉謙，博州堂邑人。曾祖直，以純厚聞于鄉黨，里有盜其衣者，置不問。州將廉知，俾

列傳第三十四 劉謙

九三八一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八二

人故竊其衣，亦不訴理，卽召詰前盜衣者，俾還之。直給云：「衣乃自以遺少年，非竊也。」州將義之，賜以金帛，不受而去。父仁平，輕俠自任。五代末，寇盜充斥，仁平率衆斷澶州浮橋以潰賊，因誘獲數千人，出芻粟給官軍，補內黃鎮將。嘗因事至酒家，遇羣寇暴集，以計悉梟其首，攜詣西京留守向拱，補汜水鎮將，俄爲散都頭。宋初，遷許州龍衛副指揮使。會王師征廣南，爲前鋒，還，改同州都校，卒。

謙少感概，不拘小節。初詣嶺表省父，仁平資以金帛，令北歸行商。還堂邑舊墅，嘗爲鄉里惡少所辱，謙不勝怒，毆殺之。亡命京師，途應募從軍，補衛士，稍遷內殿直都知。至道初，眞宗升儲邸，增補宮衛，太宗御便坐，親選諸校，授謙西頭供奉官、東宮親衛都知，賜袍笏、鞬帶、器械。眞宗卽位，擢授洛苑使。謙起行伍，不樂禁職，求換秩，改殿前左班指揮使，給諸司使奉料。咸平初，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，領勸州刺史，加殿前右班都虞候。上幸大名，至北苑，屬謙有疾，遣歸將護，謙懇請從行。既俾其二子隨侍，仍挾尚醫以從，御廚調膳以給之。疾瘳，毀所服鞍勒以遺中使，上聞，賜白金二百兩。駕還，改捧日左廂都指揮使，領本州團練使。四年，遷捧日、天武四廂都指揮使，領本州防禦使，權殿前都虞候。

時高翰爲天武左廂都校，有卒負債殺人，墜戶墮營中，累日，發土得之。上怒翰失檢察，執見于便殿。謙卽前奏：「翰職在巡邏及閱教諸軍，不時在營，本營事宜責之軍頭。」上爲

釋翰罪。

景德初，加侍衛馬軍都虞候，改領澤州防禦使，俄權步軍都指揮使。明年冬，制授殿前副都指揮使、振武軍節度。先是，謙久權殿前都虞候，俄擢曹瑋正授，謙頗形慨嘆。至是，瑋副馬軍，而升謙領禁衛焉。河北屯兵，常以八月給冬衣。謙上言邊城早寒，請給以六月後以爲例。無何，以足疾求典郡，上召見敦勉之。

大中祥符初，從東封，上升泰山，詔都總山下馬步諸軍，與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閱視山門，設施有法，著籍者乃得上焉。禮成，進授都指揮使，移領保靜軍節度。明年八月，卒，年六十，贈侍中。初，謙將應募，與同軍王仁德訊於日者。日者指謙謂仁德曰：「爾當爲此人廐吏。」及謙帥殿前，仁德果隸役廐中。

子懷懿，後爲東染院副使；懷詮，內殿崇班，閤門祇候。

論曰：宋初諸將，率奮自草野，出身戎行，雖盜賊無賴，亦廁其間，與屠狗販繯者何以異哉？及見於用，皆能卓卓自樹，由御之得其道也。劉福御下有方略，所至著績，受祿雖厚，而不爲燕安之謀，可謂國爾忘家者矣。守忠練達邊事，挺身謹慎，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，

列傳第三十四 劉謙 校勘記

九三八三

宋史卷二百七十五

九三八四

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。仁朗沈毅有謀，果從征討，綏州之役，不惟無功，而反坐逗撓，豈其計之不善哉？特爲譏邪所撓爾。自餘諸子，皆積戰功以取通侯。若延美之開門示敵，思德之翼衛主帥，繼倫之襲擊契丹，薛超之裹創赴戰，元達之請赦亡命，郭密之訓撫士卒，斯皆忠義仁勇，有足稱者。罕、瑒、思讓、若斌、若謙，雖乏奇功，而亦克共乃職，能寡過者也。守正素練戎旅，累任邊要，而矜勞肆忿，視於勞謙之君子，能無愧乎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至唐河徐河間。〔唐河〕原作「唐州」。按唐州在河南，於地理上不合。據本書卷二五七李繼隆傳，長編卷三〇，編年綱目卷四改。

〔二〕敵去大軍四五里。〔敵〕原作「越」，據長編卷三〇改。又「四五里」長編作「四十五里」，疑長編誤。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列傳第三十五

劉保勳 滕中正 劉蟠 孔承恭 宋瑋 袁廓

樊知古 郭載附 臧丙 徐休復 張觀 陳從信 張平 子從吉

王繼昇 子昭遠 尹憲 王賓 安忠

劉保勳字脩業，河南人。父處讓，仕後唐，入晉拜樞密使，出爲彰德軍節度。保勳少好騎射。後唐清泰中，裁十許歲，攝潞州左司馬，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。父卒，補供奉官。習刑名之學，頗工詩。因獻詩，宰相桑維翰奇之，奏擢爲太常丞。歷漢爲祕書丞。周廣順初，有薦其詳練法律，兼大理正，遷工部員外郎。歷掌鄆宋楚三州鹽、麴、商稅。

宋初，拜戶部。遭母喪，起復，出掌斬口榷茶。徙雲安監鹽制置使，歲滿，出羨餘百萬，轉運使欲以狀聞，保勳曰：「貪官物爲己功，可乎？」乃止。開寶初，遷司封員外郎、監左藏

列傳第三十五 劉保勳

九三八五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八六

庫。六年，知宋州。太平興國初，遷祠部郎中，通判晉州。二年，遷爲江南西路轉運使，賜錢百萬。三年，徙兩浙東北路。太宗征晉陽，改戶部郎中，爲隨軍轉運使兼勾當北面轉運事。又與侯陟同勾當軍前諸事。會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驥調發沁州軍糧後期，詔劾德驥，以保勳代之。太原平，命知并州。逾年，召入判大理寺，出知昇州。是冬，召歸，點檢三司開拆司，會鹽鐵使闕，又命權領其事。遷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。

八年，拜右諫議大夫，俄知開封府。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置革食中，毒已將死。按驗獄成，元吉妻揭登聞鼓訴冤，事下御史臺。其實劉有姦狀，元吉知之，劉慚悸成疾，故誣告之。保勳坐奪奉三月，俄以辛仲甫代之。未幾，復判大理寺。雍熙二年，權御史中丞兼勾當差遣院。是秋，罷權中丞。

三年春，命曹彬等征幽州，保勳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。子利涉以開封府兵曹督芻粟隨軍，常從其父。會王師不利，濟拒馬河，更相蹂躪，多死。保勳馬陷淖中，利涉自後掀出之，力不勝，人馬相擠壓，遂俱死。時年六十二。上命恤其後。保勳三子：二子先保勳死，季子隨沒。以其孫巨川爲嗣，授祕書正字。端拱初，特召贈工部侍郎。

保勳性純謹，少寐，未嘗忤物，精於吏事，不憚繁劇。嘗語人曰：「吾受君命未嘗辭避，接同僚未嘗失意，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。」及死，聞者皆痛惜之。至道三年，又錄其次孫世

長爲正字。咸平初，保勳妻卒，詔賜錢十萬。巨川，累爲比部郎中。

陳中正字普光，青州北海人。曾祖瑤，高郵令。祖煦，即墨令。父保裔，興平令。中正弱冠，舉進士不第。周顯德中，滑帥向拱奏辟爲掌書記。拱移鎮彭門，會中正丁外艱，復表奪情，仍署舊職，加朝散大夫。拱鎮襄陽，以中正爲襄、均、房、復觀察判官。及留守西洛，又奏署河南府判官、檢校戶部員外郎。

乾德五年，度支員外郎侯陟表中正有材幹，入爲殿中侍御史。兩川平，遷知興元府，判西京留臺，俄通判河南府留守司事。太祖嘗祀西洛，以祗事之勤，轉倉部員外郎。

太宗即位，遷考功員外郎，授四川東路轉運使。太平興國五年，召爲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。六年，命與中書舍人郭贊、戶部郎中雷德讓同知京朝官考課。中正嘗薦舉監察御史張白知蔡州，假貸官錢二百貫糴粟以射利，坐棄市。中正降爲本曹員外郎，依舊知雜。未幾，又擢拜右諫議大夫，權御史中丞。

雍熙元年春，大宴，上歡甚，以虛盡示羣臣。宰相言飲酒過度，恐有失儀之責。上顧謂中正曰：「今君臣相遇，有失者勿彈劾也。」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。上曰：「朕樂在時平民

列傳第三十五 陳中正 劉暉

九三八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八八

安。」是多乾明節，羣臣上壽酒，既三行，上目中正曰：「三爵之飲，實惟常禮，朕欲與羣臣更舉一卮，可乎？」中正曰：「陛下聖恩甚厚，臣敢不奉詔。」殿上皆稱萬歲。

二年，以年老辭，出知河南府。未幾，被病罷，分司西京。淳化初，判留司御史臺，命其子玄錫權河南司錄以便養。二年，卒，年八十四。

中正性峻刻，連鞠大獄，時議以爲深文。權中丞日，振舉綱憲，人以稱職許之。二子並舉進士，玄錫至刑部郎中，玄晏後名世寧，至工部郎中。

劉燾字士龍，濱州渤海人。漢乾祐二年舉進士，解褐益都主簿。

宋初，歷安遠軍及河陽節度推官、保義軍掌書記。乾德五年，召拜監察御史，典染院事。初，蘇曉掌京城市征，頗幹集，及卒，選燾代之。冬，命爲太宗生辰使。開寶七年，與殿中丞劉德言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。太平興國初，就遷倉部員外郎，改轉運使，歲漕江東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，頗爲稱職。秩滿，部內僧道乞留，詔許再任，賜金紫，改爲部員外郎。八年，丁內艱，時以諸州綱運留滯，起復，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。

會河決韓村，大發丁夫塞之，命燾調給其餉，未幾河塞。朝廷方議封禪，以燾爲東封水

陸計度轉運使，會詔罷其禮。俄遷工部郎中，充河北水路轉運使。改刑部郎中，就充水陸轉運使，入判本部事。籍田畢，遷左諫議大夫。淳化初，兼同考京朝官差遣。二年，暴中風眩，上遣太醫視之，賜以金丹。卒，年七十三。賜錢十萬，給其喪事。

燾性清介寡合，能苦食淡，專事苛刻，好設奇詐，以售知人主。典染作日，太祖多臨視之，燾偵事駕至，輒衣短後衣，芒屨持挺以督役，頭蓬不治，遽出迎謁。太祖以爲勤事，賜錢二十萬。嘗受詔巡茶淮南，部民私販者衆。燾乘羸馬，僞稱商人，抵民家求市茶，民家不疑，出與之，即擒置於法。

子錯，初以父蔭爲大理評事，咸平二年，擢進士第。嘗獻幸太學頌。眞宗中夜觀書，得錯頌，頗嘉賞之，出以示輔臣，且言錯幼孤，能自立，召試，命直史館。累遷至戶部郎中、鹽鐵副使。

孔承恭字光祖，京兆萬年人。唐昭宗東遷，舉族隨之，遂占籍河南。五世祖戲，唐書有傳。戲孫迥，萊州刺史。迥子昌胤，虞部郎中。昌胤子莊，仕晉爲右諫議大夫。由戲至莊，皆登進士第。承恭，莊之子也。以門蔭授祕書省正字，歷溫、安豐二縣主簿。時王審琦節

列傳第三十五 孔承恭

九三八九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九〇

制書春，以承恭名家子，奏攝節度推官。府罷，調補鄭州錄事參軍，入爲大理寺丞。獻官詞，託意求進。太祖怒其引喻非宜，免所居官，放歸田里。

太宗即位，以赦復授舊官。時初權酒，以承恭監西京酒麴，歲增課六千萬。遷大理正，議獄平允，擢庫部員外郎，判大理少卿事。遷屯田、兵部二郎中，同考校京朝官課第。端拱三年，下詔曰：「九寺三監，國之羽儀，制度聲名，往往而在。各有副貳，率其司存，品秩素高，職任尤重。郎吏遷授，斯爲舊章。比聞摺紳之流，頗以臺閣自許，目爲散地，甚無謂焉。朕將振之，自我而始。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，魏羽爲祕書少監，戶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，魏庠爲衛尉少卿，張洎爲太僕少卿，呂端爲大理少卿，臧丙爲司農少卿，袁廓爲鴻臚少卿，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。」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少監，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。時裴昨、慎從吉、宋雄先爲少卿，皆改授東官官。

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訂正道書，俄以疾求解官，且言早遊嵩、少間，樂其風土，願卜居焉。上召見，哀其羸瘠，出御藥賜之，授將作監致仕。以其子昉同學究出身，爲登封縣尉，俸就祿養。未果行而卒，年六十二。

承恭少疎縱，及長能折節自勵。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，求知民間疾苦，吏治得失，及舉令文「賤避貴，少避長，輕避重，去避來」，請詔京邑并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

其字，違者論如律。上皆爲行之。尤奉佛，多蔬食，所得奉祿，大半以飯僧。嘗勸上不殺人，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，人多言其迂闊云。

宋璫字寶臣，華州渭南人。父鸞，監察御史。璫，乾德中進士及第，拔萃登科，解褐青城主簿。好寫書，秩滿，載數千卷以歸。吳廷祚鎮永興，辟掌書奏。廷祚卒，復調下邳主簿，擢著作佐郎，知綿州。太宗即位，改右贊善大夫，爲陝路轉運副使。代還，召對，賜餅魚。復出知秦州，有善政，就拜監察御史，充陝西轉運使，以章璠代知秦州，璫去州未百日，置坐事繫獄。上以璫前有治績，賜錢五十萬，再命知秦州，安集諸戎，部內清肅。

雍熙初，轉比部員外郎。在任凡六年，召歸，面賜金紫，授度支判官。俄遷屯田郎中，知益州，屬歲饑多盜，璫始至，以方略擒捕招輯，盜皆首伏屏息，下詔嘉獎。端拱初，就拜右諫議大夫。時兩川轉運使副皆坐事免，以璫爲西川轉運使，加左諫議大夫，改知陝州。

淳化中，三吳歲饑，疾病，民多死，擇長吏養治之，命璫知蘇州。璫體豐碩，素病足，至州，地卑濕，疾益甚。人或勸其謝疾北歸，璫曰：「天子以民病俾我綏撫，我以身病而辭焉，非臣子之義也。」既而太白犯南斗，曰：「斗爲吳分，民方饑，天象如此，長吏得無咎乎！」四

列傳第三十五 宋 璫 寶臣

九三九一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九二

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上聞之嗟悼，錄其子明遠爲蒲城主簿，俾護其喪歸葬焉。

璫性清簡，歷官三十年，未嘗問家事，唯聚書以貽子孫。且曰：「使不忘本也。」明遠，淳化三年進士，後爲都官員外郎。次子柔遠，亦舉進士及第。垂遠，閭門祇候。

袁廓，劍州梓潼人。在蜀舉進士及第。入宋，補雙流縣主簿。又爲西平縣主簿，勾稽漏籍，得民丁萬餘，州將薦其勤職。就遷上蔡令，又以課最，擢太子右贊善大夫。令於御史府分領推事，掌權貨務。廓性夸誕，敢大言，好詆訐，太祖以奇士待之。

太宗即位，遷殿中丞，出知楚州。歸掌京師市征，歲中增課數萬緡，上嘉之，賜餅魚，資錢百萬。會錢俶盡籍土宇以獻，命廓按籍浙中，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，得以便宜從事。仍詔每公宴別席而坐，以寵異之。復命知鄆州，會河決溢入城，浸居人廬舍，至多月結爲冰。廓大發民鑿取，以竹輿舁出城，散積之。使者至，謂其有略，致水不入城，乃以狀聞，拜監察御史。至春凍解，州地下，流漸溢入爲民患。

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，以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事，廓通判州事，並賜白金三百兩。廓俄轉殿中侍御史，召爲戶部判官，命與陳恕、李惟清專計度芻糧事，改戶部員外郎。又爲度

支判官。籍田，轉本曹郎中，判戶部勾院。

廓強項好爭，數與判使等較曲直於上前，聲氣俱厲，上每優容之。然勾稽精密，由是部領擁積，爲郡吏所訴，詔御史辨問，廓謁見宰相趙普自理。屬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得罪，廓嘗與利用書札往還，諒之。普謂之曰：「職司常事，此不足云，與利用交結款密，於理可乎？」廓驚慚泣下，不能對。數日，出知溫州。就遷鴻臚少卿。

同郡袁仁甫掌州之關征，素以宗盟之分，頗相親善，一旦不協，互有論奏。上遣光祿寺丞牛韶往按驗，韶至，並攝繫獄置對。上疑廓被誣，驛召赴闕。廓性剛褊，被詰治峻急，詔書未至，以憤死。上聞，甚追悼之。復驗仁甫所訴，多無實狀，免韶官，貶仁甫商州長史，贈廓右諫議大夫。錄其子匠質爲奉禮郎，始十歲。上猶念廓不已，又詔削仁甫名籍，配隸商州。

樊知古，字仲師，其先京兆長安人。曾祖偁，濮州司戶參軍。祖知諱，事吳爲金壇令。父潛，事李景，任漢陽、石埭二縣令，因家池州。知古嘗舉進士不第，遂謀北歸。遇漁釣采石江上數月，乘小舟載絲繩，維南岸，疾棹抵北岸，以度江之廣狹。開寶三年，詣闕上書，言

列傳第三十五 樊知古

九三九三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九四

江南可取狀，以求進用。太祖令送學士院試，賜本科及第，解褐舒州軍事推官。嘗啓於上，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，恐爲李煜所害，願迎至治所。即詔煜令遣之。煜方聞命，即厚給齋裝護送至境上。

七年，召拜太子右贊善大夫。會王師征江表，知古爲鄉導，下池州。八年，以知古領州事。先是，州民保險爲寇，知古擊之，連拔三砦，擒其魁以獻，餘皆潰散。方議南征，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黃黑龍船，以大艦載巨竹絙，自荆南而下，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。議者以謂江濤險壯，恐不能就，乃於石牌口試造之，移置采石，三日橋成，不差尺寸，從知古之請也。

金陵平，擢拜侍御史，令乘傳按行江南諸州，詢訪利民，復命知江南東路轉運事。數日，改授江南轉運使，賜錢一百萬。先是，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，復征其餘分，然後給符聽其所往，商人苦之。知古請蠲其稅，仍差增所市之直，以便於民。江南舊用鐵錢，十當銅錢之一，物價翔騰，民不便，知古亦奏罷之。先是，李煜用兵，權宜調斂，知古悉奏爲常額。豫章洪氏嘗掌昇州榷酤，通鐵錢數百萬。至是，知古挾微時嘗辱於洪氏，責償銅錢以快意。

太宗即位，授庫部員外郎，召歸，換金紫，賜錢百萬，命爲京西北路轉運使。太平興國

六年，加虞部郎中，就改知郿州，移鳳翔府，入爲鹽鐵判官，出領荆湖轉運使。雍熙初，遷比部郎中。會河朔用兵，分諸郡爲兩路，以給漕輓。遷知古爲東路轉運使，遷蜀部郎中，賜錢五十萬。知古本名若水，字叔清，因召見，上問之曰：「卿名出何書？」對曰：「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，臣竊慕之。」上笑曰：「可改名知古。」知古頓首奉詔。倪若水實名「若冰」，知古學淺，妄引以對，人皆笑之。

端拱初，遷右諫議大夫、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，賜白金千兩。兩路各置轉運副使，都轉運使之名自知古始。二年，詔加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，奏請修城木五百餘萬，牛革三百萬。上曰：「萬里長城豈在於此？自古匈奴、黃河，互爲中國之患。朕自即位以來，或疆場無事，則有修築河隄之役。近者邊烽稍警，則黃河安流無害，此蓋天意更迭垂戒，常令惕厲。然而預備不虞，古之善教，深溝高壘，亦王公設險之義也。所請過當，不亦重困吾民乎？」乃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。

會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軍儲無備，請發河南十七軍州轉粟以赴。太宗曰：「農事方殷，豈可更與此役？」惟清固以爲請，上遣左正言馮拯乘傳與知古計之。知古即言：「河北軍儲可以均濟足，俟農隙令民轉餉。」拯復命，太宗曰：「不細籌之，則民果受弊矣。」未幾，入朝奏事稱旨，拜給事中。俄爲戶部使。

列傳第三十五 樊知古

九三九五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九六

知古有才力，累任轉運使，甚得時譽。及在戶部，類以職事不治，詔書切責，名益減。素與陳恕親善，恕時參知政事，太宗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，恕具以告。後因奏事，知古遂自解。上問：「從何得知？」曰：「陳恕告臣。」上怒恕泄禁中語，且嫉知古輕俊，故兩罷之。出知古梓州，未至，改西川轉運使。

知古自以嘗任三司使，一旦掌漕運劍外，鬱鬱不得志，常稱足疾，未嘗按行郡縣。蜀中富饒，羅執錦綺等物甲天下，言事者競商榷功利。又土狹民稠，耕種不足給，繇是兼井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。

淳化中，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爲亂，謂其衆曰：「吾疾貧富不均，今爲汝輩均之。」附者益衆，遂攻陷青城縣，掠彭山，殺其令齊元振。巡檢使張玘與門于江源縣，射小波，中其額，旋病創死，玘亦被殺。衆遂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。初，小波黨與裁百人，州縣失於備禦，故所在蠶起，至萬餘人。攻蜀州，殺監軍王亮及官吏十餘人，陷邛州，害知州桑保紳、通判王從式及諸僚吏，逐都巡檢使郭允能。允能率麾下與戰新津江口，爲賊所殺。同巡檢殿直毛儼徒步以身免。賊勢益張，衆至數萬人，陷永康軍、雙流、新津、溫江、郫縣，縱火大掠，留其黨守之。往攻成都，燒西郭門，不利，引去。陷漢州、彭州，旋陷成都。

時已詔知梓州，右諫議大夫張雍代知古爲轉運使。雍未至，知古與知府郭載及屬官走

東川。詔復令掌兩川漕運。知古具伏擅離所部，制置無狀，上特有之，以本官出知均州。視事旬日，憂悸卒，年五十二。上猶嗟憫，賜其子漢公同學究出身。

知古明俊有吏幹，辭辨捷給，及任西川，不能弭盜而逃，雖獲有，終以慚死云。

郭載字咸熙，開封浚儀人。父暉，右監門衛將軍、義州刺史。載蔭爲右班殿直，累遷供奉官、閤門祇候。雍熙初，提舉西川兵馬捕盜事，太宗賜鞍馬、器械、銀錢以遣之。四年，以積勞加崇儀副使。召還，上言：「川峽富人俗多贅壻，死則與其子均分其財，故貧者多。」詔禁之。端拱二年，擢引進副使，知天雄軍，入同勾當三班，出知秦州兼沿邊都巡檢使。先是，巡邊者多領兵騎以威戎人，所至頗煩苦之。載悉減去，戎人感悅。遷西上閤門使，改知成都府。

載在天雄軍，屢奏市羅朝臣段獻可、馮侃等所市蠶絲，軍人皆曰：「此物安可充食。」太宗頗疑，使覆驗之，及報，與載奏同。獻可等皆坐削官，仍令填償。及載受代，獻可等所市皆支畢，復有羨數。三司判勾馮拯以聞，太宗召度支使魏羽詰之。羽曰：「獻可等所市不至蠶絲，亦無欠數。臣與侃親舊，是以未敢白。」太宗曰：「此公事爾，何用畏避？」因詔宰相謂曰：「此乃郭載力奏，朕累與卿等議，皆云有實，今支畢，頗有羨餘，軍士復無詞訴。」郭載，朕

列傳第三十五 樊知古 載西

九三九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三九八

向以純誠待之，何爲矯誣及此。然已委西川，俟還日別當詰責。」於是載可等悉復官。

載行至梓州，時李順已構亂，有日者潛告載曰：「益州必陷，公往當受禍，少留數日可免。」載怒曰：「吾受詔領方面，貼危之際，豈敢遷延邪？」即日入成都。順兵攻城益急，不能拒守，乃與樊知古率僚屬斬關出，以餘衆由梓州趨劍門，隨招安使王繼恩統兵討順，平之，復入成都。月餘，憂患成病，卒，年四十。

載前在蜀，頗能爲民除害，故蜀民悅之。再至成都，即值兵亂，及隨繼恩平賊，亦有所全濟。故其死也，成都人多歎惜之。

臧丙字夢壽，大名。人。弱冠好學。太平興國初，舉進士，解褐大理評事，通判大寧監，官課民煮井爲鹽，丙職兼總其事。先是，官給錢市薪，吏多侵牟，至歲課不充，坐械繫者常數十百人。丙至，召井戶面付以錢，既而市薪積山，歲鹽致有羨數。

太宗平晉陽，以丙爲右贊善大夫、知遼州。丙素剛果，有吏幹。會同年生馮汝士以祕書丞知石州，與監軍不協，一夕刺刃於腹而死，事可疑。丙上疏言，汝士死非自殺，乞按治。上覽奏驚駭，即遣使鞠之，召丙問狀。丙曰：「汝士居牧守之任，不聞有私罪，而言自

殺。若使冤死不明，不加宿直者以罪，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。」上嘉其直，改著作郎，俄遷右拾遺、直史館。加工部員外郎，充河東轉運使，俄兼本路營田使。代歸，授戶部郎中，同知審官院。

朝廷方以九寺（寺）亞列爲重，改司農少卿。淳化二年，拜右諫議大夫，出知江陵府。歲餘，疾。上聞之，遣中使及尙醫馳往視之，踰月卒，年五十三。上軫悼之，以其子待用爲四門助教。

丙舊名愚，字仲回。既孤，常夢其父丙偶立於庭，向空指曰：「老人星見矣。」丙仰視之，黃明潤大，因望而拜。既寤，私喜曰：「吉祥也。」以壽星出丙入丁，乃改名焉，至是無驗。丙於禮不當更名，古人戒數占夢，無妄喜也。待用歷金部郎中、東染院使、賀州刺史。次子列進士及第，至太常丞。

徐休復字廣初，濠州鄆城人。太平興國初，舉進士，解褐大理評事、通判。轉運使薦其材，代歸，授太子右贊善大夫，改著作郎、直史館，賜緋魚，遷左拾遺。六年，加右補闕，充兩浙東北路轉運副使，移知明州。七年秋，被召赴闕，明年，授庫部員外郎、知制誥。九年，

列傳第三十五 徐休復 張觀

九三九九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〇〇

出知廣州，是歲，加水部郎中；雍熙二年，就遷比部郎中，充樞密直學士，賜金紫，依舊知州事。

休復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，乃奏延範私養術士，厚待過客，撫部下吏有恩，發書與故人章務昇作隱語，偵朝廷事，反狀已具。詔遣內侍閻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，遂抵於法。

端拱初，加左諫議大夫，召爲戶部使。淳化元年，罷使，遷給事中，連知青、澠二州。休復先上言，以父母葬葬青社，願得領州事，因營丘壠。至青州踰年，但聚財殖貨，終不言葬事，至諸州數月，塲生於腦，既而疾甚，若見王延範，休復但號呼稱死罪，後數日卒，年五十三。休復無他能，掌誥命甚不稱職，履行不見稱於搢紳云。

張觀字仲賓，常州毗陵人。在江南登進士第。歸宋，爲彭原主簿。太平興國初，移興元府掾，復舉進士不第，調鷄澤主簿。再求試，特授忠武掌書記，就改觀察判官。上請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詣外州偵事，頗稱旨，召拜監察御史，充桂陽監使。獻所業文，賜進士及第。

會三司言劍外賦稅輕，詔觀乘傳按行諸州，因令稍增之。觀上疏言：「遠民不宜輕動

撓，因而撫之，猶慮其失所，況增賦以擾之乎？設使積粟流行，用輸京師，愈煩漕輓之力，固不可也。或以分兵就食，亦非安存之策，徒斂怨於民，未見國家之利。」太宗深以爲然，因留不遣。

其後復上疏曰：

臣愚藉光寵，備位風憲，每遇百官起居日，分立於庭，司察不如儀者舉之。因見陛下天慈優容，多與近臣論政，德音往復，頗亦煩勞。至於有司職官，承意將順，簿書叢睦，咸以上聞，豈徒襲襲至尊，實亦輕紊國體。況帝王之道，言則左史書之，動則右史書之，列于細素，垂爲軌範，不可不慎也。若夫方今之急者，遠人未服，邊鄙不寧；陰陽未序，倉廩猶虛；淳朴未還，奢風尙熾；縣道未治，遺逃尙多；刑法未措，禁令猶密；鑒典未復，封祀猶闕。凡此數者，皆朝廷之急務也。誠願陛下聽斷之暇，宴息之餘，體貌大臣，以之揚權，使沃心造膝，極意論思，則治體化源，何所不至。

臣又嘗讀唐史，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，命學士、書儒更直互進，聽朝之際，則入內殿講論文義，商榷時政，或日吁忘倦，或宵分始罷，書諸信史，垂爲不朽。況陛下左右前後，皆端士偉人，伏望釋循常之務，養浩然之氣，深詔近臣，聞揚玄風，上爲祖宗播無疆之休，下爲子孫建不拔之業。與夫較量金穀，剖析毫釐，以有限之光陰，役無涯之細

列傳第三十五 張觀

九四〇一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〇二

務者，安可同年而語哉！

上覽而稱之，召賜緋魚，以爲度支判官。

歲餘，遷左司，改鹽鐵判官。嘗因奏事白上曰：「陛下務敦淳化，殿宇采飾，皆撤去之，惟尙朴素，天下幸甚。然於服御器用，臣願亦從純儉。」上曰：「朕庶事簡約，至於所服，多用絕絹，皆經澣濯爾，卿言甚善。」觀頓首謝。觀數在省署及長春殿次中，諸事於其使李惟清，辨說抵牾，失禮容，惟清不能甘，因奏解其任。觀抗章論列，上亦察其無失，故未幾復授舊職。又諫罷治佛寺，不報。俄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，上疏言，更茶鹽之制，於理非便，不合旨。改知黃州，遷揚州，皆有善政。

會三司改舊貫，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，召爲三司河東道判官。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他事，觀自以任諫官，乃上書指陳拾遺補闕之職，言事固當然，不奉詔。上怒，謂宰相曰：「朕俾觀三司僚屬各率其職，非令諫官不言時務，觀乃妄有援引，以諷刺朕，姑爲容忍，不欲深責。」乃令出知道州，移廣南西路轉運使。坐奏交州黎桓爲亂兵所殺，丁潛復位事不實，被劾。獄未具，卒於桂州，年五十三。觀廣覽漢史，雅好論事，辭理切直，有古人之風焉。

論曰：保勳從其子以死事，宋瑞忘其身以恤民，賊內信友誼以明任，其所履歷，皆有足觀。中正粗振風紀而峻深寡恕，袁郭剛狷夸誕以微寵任，承泰平恕知止而好佞佛，固皆未盡於善。知古首獻征南之謀，遂階試用，而其攬轡舊都，猶尋宿怨，與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異矣。郭載肆為矯誣，而懷惠以死，休復虧慎終之孝，而樂致人於禍，庸何議焉。若觀之獻納忠讜，識達體要，則又可嘉者也。

陳從信字思齊，亳州永城人。恭謹強力，心計精敏。太宗在晉邸，令典財用，王宮事無大小悉委焉。果官右知客押衙。開寶三年秋，三司言：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，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，以資江、淮漕運。太祖大怒，責之曰：「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，爾不素計而使倉儲垂盡，乃請屯兵括民船以運，是可卒致乎？」今設汝安用，苟有所闕，當罪汝以謝衆。三司使楚昭輔懼，詣太宗求寬釋，使得盡力。

太宗既許，召從信問之，對曰：「從信嘗遊楚、泗，知糧運之患。良以舟人之食，日歷郡縣勘給，是以凝滯。若自發舟計日往復併支，可以責其程限。又楚、泗運米于舟，至京復輦

列傳第三十五 陳從信

九四〇三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〇四

入倉，宜宿備運卒，令即時出納，如此，每運可減數十日。楚、泗至京千里，舊八十日一運，一歲三運，若去淹留之虛日，則歲可增一運焉。今三司欲籍民舟，若不許，則無以責辦，許之，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矣。不若募舟之堅者漕糧，其損敗者任載薪炭，則公私俱濟。今市米騰貴，官價斗錢七十，賈者失利，無敢致於京師，雖居商厚儲亦匿而不糶，是以米益貴，民將餓殍。若聽民自便，即四方奔湊，米多而價自賤矣。」太宗明日具奏，太祖可之，其事果集焉。

太宗即位，遷東上閣門使，充樞密都承旨。會八作副使蔡廷珪，因疾假滿不落籍，愈日不朝參，即入班中，宣徽使潘美、王仁贍並坐奪奉一季，從信與閣門使商鳳責授開院使、閣門祇候，餘抵罪有差。太平興國三年，改左衛將軍，復為樞密都承旨。太宗征并汾，以為大內副部署。七年，坐秦王廷美事，以本官罷。明年，分使三部，以從信為度支使，賜第于浚儀寶積坊，加右衛大將軍。九年，卒，年七十三，贈太尉。

從信好方術，有李八百者，自言八百歲，從信事之甚謹，冀傳其術，竟無所得。又侯莫陳利用者，所為多不法，始因從信推薦，人以是少之。

張平，青州臨朐人。弱冠寓單州，依刺史羅金山。金山移滁州，署平馬步都虞候。太宗尹京兆，置其邸。及秦王廷美領貴州，復署為親吏。後數年，有譖平匿府中錢物，秦王白太宗鞠之，無狀，秦王益不喜，遂遣去。太宗憐其非罪，以屬徐帥高繼沖，繼沖署為鎮將。平歎曰：「吾命雖蹇，後未必不為福也。」

太宗即位，召補右班殿直，監市木索，隨平悉更新制，建都務，計水陸之費，以春秋二時聯巨筏，自渭達河，歷砥柱以集于京。期歲之間，良材山積。太宗嘉其功，遷供奉官、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。舊官造船既成，以河流湍悍，備其漂失，凡一舟調三戶守之，歲役戶數千。平遂穿池引水，繫舟其中，不復調民。有寇陽拔華者，往來關輔間，為患積年。朝廷命內侍督數州兵討之，不克。平以好辭遣人說之，遂來歸。改崇儀副使，仍領其務。凡九年，計省官錢八十萬緡。

雍熙初，召還，同知三班事，遷如京使。三年，改西上閣門使。纔三月，又改客省使。四年，代王明為鹽鐵使。平掌陽平署積年，是秋，聞陝西轉運使李安發其舊為陽平姦利，憂患成疾而卒，年六十三。廢朝，贈右千牛衛上將軍，官給葬具。

平好史傳，徵時遇異書，盡日耽玩，或解衣易之。及貴，聚書數千卷。在彭門日，郡吏有侮平者數輩，後悉被罪配京繁務。平子從式適董其役，見之以語平。平召至第，為設酒

列傳第三十五 張平 王繼昇

九四〇五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〇六

饌勞之，曰：「公等不幸，偶罹斯患，慎勿以前為念。」給以緡錢，且戒從式善視之。未幾，遇赦得原，時人稱其寬厚。

從式事太宗藩邸，累官文思使。次子從吉，以蔭補殿直，轉供奉官，知宜州，屢破溪蠻。轉運使堯叟上其狀，累遷內殿崇班、閣門祇候。在任凡八年，代還，為如京副使。咸平中，知環州，嘗與宋沆率兵襲西夏，小剽，部署張凝表其專，責授內殿崇班。俄知澧州，復舊秩。景德四年，宜州軍校陳進叛，命副曹利用為廣南東、西路安撫使，將兵討之。次象州大鳥峇，與賊戰，進為先鋒郭志言所刺，遂入城，斬首六十級。以平賊功，改莊宅副使。未還，卒，年四十九。

王繼昇，冀州阜城人。性純實謹愿。事太宗於藩邸，太宗信任之。即位，補供奉官，累遷軍器庫副使。陳洪進來獻潭、泉之地，以繼昇為泉州兵馬都監。會游洋洞民萬餘叛，攻泉，繼昇潛率精騎二百夜擊破之，擒其魁，械送闕下，餘黨悉平。召還，遷軍器庫使，領順州刺史，知諸道陸路發運事。

雍熙四年，以諸道水陸發運併爲一司，命繼昇與刑部員外郎董儼同掌其事，號爲稱職。俄遷右神武軍將軍。端拱初，改領本州團練使，三月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太宗頗嗟悼，贈洋州觀察使，葬事宜給。子昭遠。

昭遠，形質魁偉，色黑，繼昇名之「鐵山」。有膂力，善騎射。少時，入山捕鷹鶴，值澗水暴漲十餘丈，昭遠升大樹，經宿得免。嘗涉河，冰陷，二公傍共援出之，昭遠神色自若。喜與里中惡少遊處，一日，衆祀里神，昭遠適至，有以博投授之，謂曰：「汝他日儻有節鉞，試擲以卜之。」昭遠一擲，六齒皆赤。

南遊京師，事太宗於晉邸，特被親遇，常呼其小字。及即位，補殿前指揮使，稍遷都知。從征太原，先登，爲流矢所中，血漬甲纒，戰益急。會劉繼元降，命守城門，籍兵仗。又從征范陽，多所擒獲，超散員指揮使。

涪王之還房陵也，禁衛諸校楊均、王榮等以依附被譴，獨昭遠無所預，太宗以爲忠。再遷東西班都虞候，轉殿前班都指揮使，領襄州刺史。改馬步軍都軍頭，命乘傳鎮定、高陽關，募兵以備契丹。又爲冀州駐泊都監，俄授澤州團練使、洛州都部署。太宗屢稱其能，可備急使。

列傳第三十五 王繼昇 尹意

九四〇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〇八

端拱初，召爲殿前都虞候，領勳州防禦使。命有司治綾錦院爲公署，掘地得鐵若山形，或言此地卽鐵山故營，又與昭遠幼名合，聞者異之。太宗嘗草書統緒，作古詩賜諸將，意多比翼，其賜昭遠，尤加賞遇。二年，領沙州觀察使，再爲并代副都部署。至道中，李繼遷擾西鄙，絕靈武糧道，命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，護二十五州芻粟，竟達靈武，繼遷不敢犯。

眞宗即位，徙定州行營都部署。未幾，拜保靜軍節度使，充天雄軍都部署，知府事。咸平二年，移知河陽，數月卒，年五十六。時車駕在大名，爲廢朝，贈太尉，諡惠和，中使護葬。昭遠頗知書，性吝嗇，所至無善政。母弟昭懿亦事晉邸，至捧日都虞候。弟昭遜，西京作坊使。初，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：「此兒有貴相，他日必至公侯。」指昭懿曰：「此兒奉錢過二萬，不能勝矣。」果皆如其言。

昭遠子懷普，九歲事太宗左右，至西京左藏庫使、平州刺史。懷一，供備庫副使。懷正，內殿承制。懷英，內殿崇班。

尹憲，并州晉陽人。開寶中，事太宗於藩邸。太宗即位，擢爲殿直，充延州保安軍使，改供奉官。太平興國四年，護府州屯兵，與鄜州三族會攻嵐州，破敵千餘衆，擒僞知嵐州事

馬延忠，拔緣河諸砦。以功轉西京作坊副使。入朔州界，破寧武軍，殺其軍使，獲人馬、器甲甚衆。

改護夏州兵，轉供備庫使。殺戮三漢、醜奴莊、炭伽羅賊衆十四族，及誘其渠帥。屢降詔書褒美。雍熙初，詔就知夏州，攻破李繼遷之衆于地斤澤，繼遷遁走，俘獲四百餘帳。奏請於所部抽移諸帳，別置騎兵，號曰平砦，以備其用，詔從之。俄殺蘆關及南山野狸數族，諸族遂擾。代還，爲洪州巡檢。未幾，命護莫州屯兵。

三年，詔知瀛州兼兵馬鈐轄，領富州刺史，遷東上閣門使。端拱二年，知滄州，移邢州，皆兼鈐轄。淳化初，與王文寶並命爲四方館使，連護鎮、定州屯兵。改知貝州，移高陽關兵馬鈐轄。五年，知定州，與兵馬部署王榮不協。榮素粗暴，因忿嚴憲仆地，憲快快致疾，數日卒，年六十三。

王賓，許州許田人。小心謹愿。年十餘，事宣祖左右，及長，善騎射。太宗領兗海節制，太祖以署府中右職。太平興國初，補東頭供奉官、亳州監軍。賓妻妬悍，賓不能制，時監軍不許娶家至任所，妻擅至陞，賓具白上。太宗召其妻，俾衛士梓之，杖百，以妻忠靖卒。

列傳第三十五 王賓

九四〇九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一〇

一夕死。遷賓儀鸞副使，領內酒坊。

從征太原，又從征范陽，與彰信節度劉遇攻城東面。五年，車駕北巡，副王仁瞻爲大內都部署。

七年，改洛苑使。會汴漕壅滯，軍食不給，詔別置水陸發運兩司，以賓有心計，會領濱州刺史，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掌其事。凡四年，儲積增羨，號爲稱職，俄改右神武將軍。

黎陽當舟車交會，禁兵常屯萬餘，以度支使張遜薦，命賓護黎陽軍，兼領廣、御兩河發運事，俄領本州團練使。以賓請黎陽建通利軍，命就知軍事。賓規起公署、郵館，供帳之器咸具。加本軍大將軍，歲別給錢二百萬，俄兼河北水陸路轉運使。

貝州兵屯無壁壘，分寓邸肆，賓選隙地築舍千二百餘以處之。優詔褒美，召爲右羽林大將軍，判左金吾兼六軍諸衛儀仗司事。淳化四年，出知揚州兼淮南發運使，徙爲通許鎮都監。至道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三，贈贈加等。

賓事宣祖、太祖、太宗殆六十年，最爲勤舊，故恩寵尤異，前後賜賚數千萬，俱奉釋氏。在黎陽日，按見古寺基，卽以奉錢修之，掘地丈餘，得數石佛及石碣，有賓姓名，賓異其事以聞。詔名寺爲淳化，賜新印經一藏、錢三百萬以助之。

安忠，河南洛陽人。祖叔干^{〔三〕}，仕晉累任方鎮，以太子太師致仕。父延翰，左清道率府率。忠形質魁岸，不知書，幾通姓名而已。事太宗藩邸，殆二十年。太宗即位，授東頭供奉官，掌弓箭庫。遷內弓箭庫副使，西京作坊使，掌翰林司、內衣庫，提點醫官院，掌屯兵于雄州。

會曹彬敗于拒馬河，忠分皆兵布列緣邊，以備游騎，又鑿河葺城壁。俄徙威虜軍，又隸鎮定路大陣之左廂，就擢東上閣門使。與大將李繼隆、田重進、崔翰追契丹兵祁州北，詔書獎飭。端拱元年，移護高陽關屯兵。契丹侵鎮、定，又與崔翰拒之。傳潛陣于瀛州，忠當城之西面。二年，徙知壽州，踰月移貝州，有劇賊十二人久爲民患，忠捕之，悉獲。

淳化四年，判左金吾街仗。王賓出知揚州，以忠代爲左龍武軍大將軍。忠泣請：「諸衛將軍列在朝外，不得迎左右，願復舊職。」上笑曰：「環列之官，古官也。大將軍三品，汝終不知朝廷表著之位。」因從其請，復東上閣門使，充淮南諸州兵馬鈐轄。至道三年，以病求歸，至泗州卒，年六十四。天禧元年，錄其孫惟慶爲殿直。

列傳第三十五 安忠 校勘記

宋史卷二百七十六

九四二

論曰：太宗居潛，左右必求忠厚彊幹之士。及即位，修舊邸之功，陳從信、張平、王繼昇、尹憲、王賓、安忠六人者，咸備任使，又皆昇以兵食之重寄，而各振舉其職焉，有足稱者矣。然平不修舊怨，庶幾進於士夫之度。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上心，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王繼昇 原作「王繼升」。按太宗實錄卷四四有王繼昇傳，本書卷三〇七董徽傳、長編卷一九、宋會要食貨四二之一都作「王繼昇」，據改。下文同。

〔二〕及留守西洛 西洛 原作「西路」。按舊五代史卷一二〇恭帝紀、本書卷二五五向拱傳、向拱於顯德六年遷河南尹，充西京留守，中正署河南府判官當在此時。西京又稱西洛，下文即有其例，「西路」當爲「西洛」之訛。據改。

〔三〕郭贊 原作「鄭贊」。據本書卷二六六郭贊傳、長編卷二二改。

〔四〕端拱三年 按端拱無三年，長編卷三一載此詔於淳化元年四月，宋大詔令集卷一六〇除少卿官詔注，作「淳化元年四月丁未」。

〔五〕郝守潛 原作「郭守潛」，據長編卷一五、宋會要兵七之三〇改。

〔六〕石碑口 原作「石碑口」，據長編卷一五、太平治蹟統類卷一改。

〔七〕知古本名若水 按隆平集卷一二「若水」作「若冰」，未云係其本名，宋沙門文鑒玉壺清話卷八謂「知古舊名若冰，太祖以其聲近弱兵之厭，故改之」。清沈謙交翠軒筆記卷三，以唐右丞相乃倪若冰，謂之「若冰」實謬，「知古本名是冰，非水」，宋史「冰」、「水」互易，恐是傳刻之誤。然本書皆作「若水」，未見「若冰」，其他有關史料亦多作「若水」，錄此備考。

〔八〕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 都 字原脫，據長編卷二九補。

〔九〕九寺 原作「九等」。據本卷孔承恭傳及宋大詔令集卷一六〇除少卿官詔改。

〔十〕恭謹強力 力 字原脫，據太宗實錄卷三一陳從信傳補。

〔十一〕東西班都虞候 西 原作「四」。按本書卷一八七兵志，禁軍有「東西班」，「東西班」屬於殿前司的諸班，諸班有都虞候。因改。

〔十二〕叔干 原作「叔于」，據舊五代史卷一二三、新五代史卷四八安叔千傳改。

列傳第三十五 校勘記

九四三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

列傳第三十六

張鑑 姚坦 索湘 宋太初 盧之翰 鄭文寶 王子興
劉綜 卞袞 許驥 裴莊 牛冕 張適附 樂崇吉 袁逢吉
韓國華 何蒙 慎知禮 子從吉

張鑑字德明，瀘州團練使藏英之孫。父裔，以蔭補供奉官。鑑本將家，幼能嗜學，入衛州雲落山肄業，凡十餘年。太平興國三年，擢進士第，釋褐大理評事、監泰州柴墟榷務。升朝，爲太子右贊善大夫、知婺州，就遷著作郎。還拜監察御史。奉詔決獄江左，頗雪冤滯。歷殿中侍御史。

會命曹彬等進討幽州，問羣臣以方略，鑑上疏極言不可。論者以鑑燕人，沮議非忠也，太宗置不問。與趙延進同掌左藏，延進恃恩踰規，鑑廷奏之。有旨罷延進，以鑑判三司度

列傳第三十六 張鑑

九四一五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

九四一六

支，憑由催欠司。時三部各置憑由催欠，鑑請併爲一，從之。王明、李惟清薦其能，用爲江南轉運使。本部有大姓爲民患者，鑑以名聞。太宗盡令部送魁首及妻子赴闕，以三班職名羈繫之，江左震肅。又建議割瑞州清江、吉州新淦、袁州新喻三縣置臨江軍，時以爲便。召還，特被慰獎。梓州符昭愿驕僭不法，即以鑑代之。遷刑部員外郎、判大理寺，遷屯田郎中、判三司都催欠司，改都勾院，擢拜樞密直學士、知通進、銀臺、封駁司，又掌三班。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，恐無沮勸，即詔鑑兼磨勘職。改三司爲左右計，分天下爲十道，鑑奏其非便。未幾，果復舊。

淳化中，盜起西蜀，王繼恩討平之，而御軍無政，其下恃功暴橫。益州張詠密奏，請命近臣分屯師旅，即遣鑑與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。召對後苑門，面授方略。鑑曰：「益部新復，軍旅不和，若聞使命驟至，易其戎伍，慮或猜懼，變生不測。請假臣安撫之名。」太宗稱善。鑑至蜀，繼恩猶懷舊怨，不意朝廷聞其縱肆。鑑之行，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，鑑與詠即遣部戍卒出境，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，督繼恩輩分路討捕殘寇，而鑑等招輯反側。事平歸朝，未至，拜左諫議大夫、戶部使。

會五路進兵討西夏，令鑑乘傳往環州，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。及還，上疏曰：

「關輔之民，數年以來，併有科役，畜產蕩盡，室廬傾空。加以浦洛之行，曾經剽劫。

原州之役，又致遷延。非獨令之弗從，實緣力所不逮。況復先棄糧草，見今逐處追科，本戶稅租，互遣他州送納，往返千里，費耗十倍，愁苦怨歎，充塞路岐，自春徂冬，曾無暫息，糧糧乏絕，力用殫窮。顧此疲羸，尤堪軫恤。今若復有差率，益致流亡，縱令驅迫，必恐撓潰。願陛下特垂詔旨，無使重勞，因茲首春，俾務東作。」

況靈州一方，僻居絕塞，雖西陲之舊地，實中夏之靈區。竭物力以供須，困甲兵而援送，蕭然空壘，祇益外虞。不若以賜繼遷，使懷恩奉籍，稍息飛輓之役。事當深慮，理要預防。若待川決而後防，火熾而方戢，則焚溺之患深矣，雖欲拯救，其可得乎？尋詔鑑專督軍糧，以軍興法從事，饋運頗集。

眞宗即位，遷給事中，使如故。咸平初，改工部侍郎，出知廣州。居二年，民條其政績上諸刻石。三年，移知朗州。溪洞羣蠻數寇擾，鑑召酋豪，諭以威信，皆俯伏聽命。

初，鑑在南海，李夷庚爲通判，謝德權爲巡檢，皆與之不協。二人密言鑑以賁付海買，往來賈市，故徙小郡。至是，鑑自陳有親故謫瓊州，每以奉奉附商舶寄贍之，又言夷庚、德權檢人貪凶之狀。上意稍釋。召還，以疾徙知相州。有芝草生於監牧之室，鑑表其祥異，以爲河朔弭兵款附之兆。優詔答之。景德初，卒，年五十八。子士廉爲殿中丞，士宗太子洗馬，士程屯田員外郎。

列傳第三十六 張鑑 姚坦

九四一七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

九四一八

姚坦字明白，曹州濟陰人。開寶中，以洵書擢第，調補將陵尉。歷隰州推官、將作監丞、知澤州。太平興國三年召還，爲著作佐郎，通判唐州。

八年，諸王出閣，詔給諫以上，於朝班中舉年五十以上通經有文行者，以備宮僚，乃以戶部員外郎王適、監察御史趙齊爲衛王府諮議，左贊善大夫戴玄爲本府翊善，水部員外郎趙令圖爲廣平郡王府諮議，國子博士閻象爲本府翊善；又以起居舍人楊可法、國子博士楊幼英、左贊善大夫杜新及坦並爲皇子翊善，國子博士邢昺爲諸王府侍講，坦仍賜緋魚。太宗召適等謂曰：「諸子生長深宮，未知世務，必資良士贊導，使日聞忠孝之道。汝等皆朕所懷簡，各宜勉之。」坦歷殿中丞、倉部員外郎，賜金紫。遷本曹郎中，轉考功，仍爲益王府翊善。

坦性木強固滯。王嘗於邸中爲假山，費數百萬，既成，召賓僚樂飲，置酒共觀之。坦獨僂首，王強使視之，曰：「但見血山耳，安得假山！」王驚問故，坦曰：「在田舍時，見州縣催租，捕人父子兄弟，送縣鞭笞，流血被體。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爲，非血山而何？」是時太宗亦爲假山，聞而毀之。

王少佚豫，坦即醜詆，王頗鄙其爲人。自是坦每暴揚其事，上嘗誡之曰：「元傑知書好學，亦足爲賢王矣。少不中節，亦須婉辭規諷，況無大故而詆訐之，豈裨贊之道邪？」頃之，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。太宗日使視疾，逾月不瘳，甚憂之。召王乳母問狀，乳母曰：「王本無疾，徒以姚坦檢束，居常不得自便，王不樂，故成疾。」上怒曰：「吾選端士，輔王爲善。王不能用規諫，而又詐疾，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，何可得也。且王年少，必爾輩爲之謀耳。」因命梓致後苑，杖之數十。召坦慰諭曰：「卿居王宮，能以正爲羣小所疾，大爲不易。卿但如是，勿慮譏間，朕必不聽。」王薨，改衛尉少卿，判吏部南曹。他日因事得對，上以其舊人，召升殿與語。坦言及故府，意短諸王而稱己之敢言，坦退，上謂近臣曰：「坦在宮邸，不能以正理論，事有微失，即從而揚之，此實直取名耳。」

景德初，求補郡，俾知鄧州，轉運使表其治狀，詔嘉獎之。大中祥符初，復知光州。二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案湘字巨川，滄州鹽山人。開寶六年進士，釋褐鄆州司理參軍。

齊州有大獄，連逮者千五百人，有司不能決，湘受詔按鞫，事隨以白。太平興國四年，

列傳第三十六 宋 湘

九四一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

九四二

轉運使和峴薦其能，遷太僕寺丞，充度支巡官。改太子右贊善大夫，轉殿中丞，充推官，拜監察御史。九年，河決，壞民田，命與戶部推官元玘同按行。會詔下東封，與劉瞻同知泰山路轉運事，又爲河北轉運副使。湘經度供饋，以能幹聞。事集，加屯田員外郎。

明年，契丹入寇，王師鉅於君子館，敵兵乘勝據中渡橋，塞土門，將趨鎮州。諸將計議未定，湘爲田重進畫謀，結大陣東行，聲言會高陽關兵，敵以爲然，即擁衆邀我于平虜城。夜二鼓，率兵而南，徑入鎮陽，據唐河，乘其無備破砦柵，及敵兵覺，悉遁走。雍熙中，召爲鹽鐵判官，改駕部員外郎。端拱二年，河北治方田，命副樊知古爲招置營田使。會議罷，復爲河北轉運使。轉虞部郎中，選爲將作少監。

居無何，有訟其擅易庫緡以自用者，坐授膳部員外郎，知相州。時有羣盜聚西山下，謀斷澶州河橋入攻磁、相州，援旗伐鼓，白晝鈔劫。鄰郡發兵千人捕逐，無敢近。湘擇州軍得精銳三百人，偵其入境，即掩擊而盡擒之。轉運使王嗣宗以狀聞，詔復舊官，命爲河東轉運使。湘以忻州推官石宗道、憲州錄事胡則爲幹職，命以自隨，所至州郡，勾檢其簿領焉。二人後皆歷清要。明年，王超等率師趨烏白池，抵無定河。水源涸絕，軍士渴乏。時湘已羣大鉞千枚至，令鑿井，衆賴以濟。

眞宗即位，入爲右諫議大夫。復充河北轉運使，屬郡民有幹釀，歲輸課甚微，而不逞輩

因之爲姦盜。湘奏慶之。德州舊賦民馬以給驛，又役民爲步遞，湘代以官馬兵卒，人皆便之。會內殿崇班閻日新建議，請於靜戎、威廣兩軍置場鬻茶，收其利以資軍用。湘言非便，遂止。又言事者請許權場商旅以茶藥等物販易於北界，北界商旅許於雄、霸州市易，責其懸遷，庶息邊患。詔湘詳議以聞，乃上言曰：「北邊自興置權場，商旅輻湊，制置深得其宜。今若許其交相販易，則沿邊商人深入戎界，竊爲非便。又北界商人若至雄、霸，其中或雜姦僞，何由辨明？況邊民易動難安，蕃戎之情宜爲羈制。望且仍舊爲便。」會有詔規度復修定州新樂、蒲陰兩縣，湘以其地迫窄，非屯兵之所，遂奏罷之。

湘少文而長於吏事，歷邊部，所至必廣儲蓄爲備豫計，出入軍旅間，頗著能名。先是，邊州置權場，與蕃夷互市，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，其中茶茗最爲煩擾，復道遠多損敗。湘建議請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，既免道途之耗，復有征算之益。又威廣、靜戎軍歲饒緣邊草地以虞南牧，言事者又請於北砦山麓中興置銀冶，湘以爲召寇，亦奏罷之。

咸平二年，入爲戶部使。受詔詳定三司編敕，坐與王扶交相請託，擅易板籍，責授將作少監。三年，出知許州，徙荆南，復爲右諫議大夫，知廣州。四年，卒，詔遣其子希顔護喪傳置歸鄉里。

列傳第三十六 宋 湘

九四一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

九四二

宋太初字永初，澤州晉城人。太平興國三年，舉進士，解褐大理評事、通判戎州，以善政聞。有詔褒美，遷將作監丞、贊善大夫、通判晉州，轉太常丞。雍熙三年，通判成都府，賜緋魚。會詔求直言，著守成箴以獻。淳化初，遷監察御史。時北面用兵，選爲雄州通判。入判度支勾院。二年，爲京西轉運副使。未幾，移河東。四年，遷正使。改殿中侍御史。

至道初，遷兵部員外郎，充鹽鐵副使，賜金紫。時陳恕爲使，太初有所規畫必咨恕，未嘗自用爲功，恕甚德之。會西鄙有警，轉饒州，改刑部郎中，充陝西轉運使。二年，命白守榮、馬紹忠護蜀糧，分三番抵靈州。轉運副使盧之翰違旨併往，爲戎人所剽。上怒，捕太初及副使秘書丞竇玘繫獄。太初責懷州團練副使，之翰、玘悉除名，之翰貶許州司馬，玘商州司戶掾。明年，起太初爲祠部郎中，知梓州。俄復舊秩。

眞宗嗣位，召還，復命經度陝西餽運事。咸平初，拜右諫議大夫、知江陵府。蠻寇擾動，太初以便宜制遏，詔獎之。三年，再知梓州。明年，益州雷有終以母老求還，詔太初就代。時分川峽爲四路，各置轉運使。上以事有緩急，難於均濟，命太初爲四路都轉運使，要切之務，俾同規畫。太初與鈴轄楊懷忠頗不協，時蜀土始安，上慮其臨事矛盾，亟召

太初還。會御史中丞趙昌言等坐事被劾，命權御史中丞。先是，按劾有罪必豫請朝旨，太初以為失風憲體，獄成然後聞上，時論譴之。俄出知杭州。太初有宿疾，以浙右卑濕不便，求近地，得廬州。疾久頗昏忘，不能治大郡，連徙汝、光二州。景德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二。錄其弟繼讓，試校書郎。

太初性周慎，所至有幹職譽。嘗著簡譚三十八篇，自序略曰：「廣平生纂文史老釋之學，嘗謂禮之中庸，伯陽之自然，釋氏之無為，其歸一也。喜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，而患未博也，忽外物觸於耳目，內機發於性情，因筆而簡之，以備闕忘耳。」子傳慶，後為太子中舍。

盧之翰字維周，祁州人。曾祖玄暉，鴻臚卿。祖知誨，天雄軍掌書記。父宏，蔡州防禦判官。之翰少篤學，家貧，客遊單州，防禦使劉乙館於門下。乙徙錢塘，之翰隨寓其郡。太平興國四年，舉進士，不得解，詣登聞鼓，詔聽附京兆府解試。明年登第，解褐大理評事，知臨安縣，三遷殿中丞，通判洛州。

會契丹入寇，之翰募城中丁壯，決漳、御河以固城壁，虜不能攻。吏民詣闕求借留。召列傳第三十六 盧之翰 九四二二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 九四二四
遷，遷太常博士，為河東轉運副使，徙京西轉運副使，改工部員外郎。建議導潞河合于淮，達許州，以便漕運。以勞加戶部員外郎。又改陝西轉運使，遷吏部員外郎。至道初，李順亂蜀，命兼西川安撫轉運使。賊平，還任。

之翰嘗薦李憲為大理丞，憲坐賊抵死，之翰當創三任。時副使鄭文寶議城清遠軍，又禁蕃商貨鹽，之翰心知其非便，以文寶方任事，不敢異其議。及文寶得罪，之翰并前愆，左授國子博士，領使如故。尋復舊職。會調發芻糧糧鹽州，詔分三道護送，命洛苑使白守榮、馬紹忠領其事。之翰違旨擅併為一，為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，大失輜重。詔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逮捕，繫獄鞠問。之翰坐除名，貶許州司馬。明年，起為工部員外郎，同勾當陝西轉運使。真宗即位，復吏部員外郎，充轉運使。以久次，召拜禮部郎中，賜金紫。復遣之任。

咸平元年，以疾命國子博士張志言代還。未幾，復出為京西轉運使。先是，朝廷議城故原州以張守備，之翰沮罷之，其後西部不寧，修葺為鎮戎軍。之翰坐橫議非便，黜知歸州，便道之官，限五日即發。三年，授廣南西路轉運使。會廣州索湘卒，就改太常少卿，知州事。之翰無廉稱，又與轉運使凌策不協，陰發其事。五年，徙知永州，未行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鄭文寶字仲賢，右千牛衛大將軍彥華之子。彥華初事李煜，文寶以蔭授奉禮郎，掌煜子清源公仲寓三書簿，遷校書郎。入宋，煜以環衛奉朝請，文寶欲一見，慮衛者難之，乃被蓑荷笠以漁者見，陳聖主寬宥之意，宜謹節奉上，勿為他慮。煜忠之。後補廣文館生，深為李昉所知。

太平興國八年，登進士第，除修武主簿。遷大理評事，知梓州錄事參軍事。州將表薦，轉光祿寺丞。留一歲，代歸。獻所著文，召試翰林，改著作佐郎，通判潁州。丁外艱，起知州事。召拜殿中丞，使川、陝均稅。次渝、涪，聞夔州廣武卒謀亂，乃乘舸泛江，一夕數百里，以計平之。授陝西轉運副使，許便宜從事。會歲歉，誘豪民出粟三萬斛，活飢民八萬六千口。既而李順亂西蜀，秦隴賊趙包聚徒數千，將趨劍閣以附之。文寶移書蜀郡，分兵討襲，獲其渠魁，餘黨殲焉。

文寶前後自環慶部糧越早海入靈武者十二次。曉達蕃情，習其語，經由部落，每宿會長帳中，其人或呼為父。遷太常博士。內侍方保吉出使陝右，頗恣橫，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遊，為薦其弟堯佐。驛召令辨對，途中上書自明。太宗察其事，坐保吉罪，厚賜文寶而遣之。俄又召至闕下，文寶奏對辯捷，上深眷遇。俄加工部員外郎。時龍猛卒成環慶，七年不得代，思歸謀亂。文寶矯詔以庫金給將士，且自劾，請代償。詔獨其所費。列傳第三十六 鄭文寶 九四二五

宋史卷二百七十七 九四二六
先是，諸羌部落樹藝殊少，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，會饑饉，遷靈州為糧運所鈔。文寶建議以為「銀、夏之北，千里不毛，但以販青白鹽為命爾。請禁之，許商人販安邑、解縣兩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。官獲其利，而戎益困，繼遷可不戰而屈」。乃詔自陝以西有敢私市者，皆抵死，募告者差定其罪。行之數月，犯者益眾。戎人乏食，相率寇邊，屠小堡。內屬萬餘帳亦叛。商人販兩池鹽少利，多取他徑出唐、鄧、襄、汝間邀善價，吏不能禁。關、隴民無鹽以食，境上騷擾。上知其事，遣知制誥錢若水馳傳視之，悉除其禁，召諸族撫諭之，乃定。

朝廷議城古威州，遣內侍馮從順訪于文寶，文寶言：

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，樂山之西。唐大中時，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，邠寧張君緒收大關，即其地也。故壘未圯，水甘土沃，有良木薪稭之利。約葫蘆、臨洮二河，壓明沙、蕭關兩戍，東控五原，北固峽口，足以襟帶西涼，咽喉靈武，城之便。

然環州至伯魚，伯魚抵青岡，青岡拒清遠皆兩舍，而清遠當羣山之口，扼塞門之要，芻車野宿，行旅頓絕。威州隔城東隅，豎石盤互，不可浚池。城中舊之井脉，又飛烏泉去城尚千餘步，一旦緣邊警急，賊引平夏勝兵三千，據清遠之衝，乘高守險，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、獨家原，傳箭野經十族，脅從山中熟戶，覺項孰敢不從。又分千騎守